



视线

躬耕陇上,老教授夫妇的生命修行

□ 本报记者 吴雨阳

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近年来,关于养老的话题热度持续不断。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人认识到,既要“老有所养”,也要“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在全社会都在探讨何为“高质量”养老之际,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对老教授夫妇选择了独特的养老方式。退休后,他们回到东北丹东农村,十二年来劈柴做饭,种地养鸡,完全过着农民般的生活。两年前,老两口在儿子的帮助下当起了短视频博主,分享真实的生活日常和养老心得。很多人感到好奇,两个大学教授,收入颇丰,为什么偏偏要回到乡村养老,还非要卷起裤腿干农活呢?老教授回答,与其说自己选择了一种养老方式,不如说自己选择了一种文化的生存方式。

在农村弄个房子,时不时住上一阵,舒服地享受田园“农家乐”,是很多人对到农村养老的第一印象。年逾古稀的两位老人却选择从头开始做“农民”,尽职尽责,自己动手盖房、犁地、耕作,一天八九个小时泡在田里干活。他们的儿子是一位企业高管,常来陪伴父母,除了拍摄场景素材,也扛起锄头、镐具下地劳作。“城里人想去农村养老?没有劳动技能,没有吃苦精神,想都不要想。”在视频里,他常常累得不顾镜头就“瘫倒”,再三感慨父母的勤劳能干。而两位老人,则是心底为自己从前的务农经验和“农民基因”感到骄傲:“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大诗人陶渊明田园生活,仿佛身在世外桃源,可知他因为缺乏劳动能力,吃不饱,起早贪黑地种地却养活自己。我们呢,要用仅有的土地,满足全部的生活需要。”

尽管人到晚年还在农村劳作很辛苦,两位老教授却认为,劳动、流汗,并不是人生的负担,而是生命的需要。首先,人在锻炼身体时改善了以前在城市的生活方式,因此远离了医院。另一方面,不同于消极、被动的物质供养,在劳动中养老更像一场自我修行:“年轻时,只有靠双手去劳动才能为生活打好基础。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了,劳动并非为了收获物质价值。栽一棵树,种一片庄稼,养一群鸡,这些经历都会化作生命的一部分。人更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回到生存的基本面,审视以往被忽略的生活,对劳动、生命等命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怀着谦逊、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用心去做。不仅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也用多年积累的知识 and 经验,继续为当地的薄荷种植产业发挥“余热”。他们还以妙语作为“礼物”,在数百个视频里,伴随着乡村生活的诗情画意,将启迪人心的故事娓娓道来,和更多人分享农耕文化的古老智慧。看到春日里精耕细作的土地,他们体悟到“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的古箴;目睹农村里代代相因的家史、家风,他们感叹于国人讲家史、懂礼节、知传承的“礼”文化;传统节日到来了,家家户户的仪式感,尽显乡村生活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如同先贤孔子对于人生快乐的理解,这对教授夫妇的平淡日常,恰恰体现出“中国式”的人文精神。

把生活当作文化的实践场所,将精神文化视作现实生活至关重要的部分,两位学识深厚的老人始终以积极开放的心态面对时代,在闲暇时,从文化视角回溯人生往事,探讨社会热点,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和优美。

回忆一生教学中“败走麦城”的经历,老教授不羞于提起糗事,揭示出教学相长的深刻道理。冬奥会期间,他们信手拈来小说名著、诗词歌赋,条分缕析传统文化中“以文化人”的体育精神。电视剧《人世间》热播,勾起了他们对过往时代的回忆,对苦难进行解读和思考:艰苦岁月里,中华民族善良、担当的品质依旧得以传承,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脊梁。

“有幸每天能走进老教授的课堂,涨知识,获温暖。”都说“开卷有益”,我会到“开屏有益”,不仅是知识层面,更多的是被两位老人的人格光芒照亮着。”在视频评论区,网友们纷纷写下内心的话。此刻的互联网再度给了城乡与际之间一个交流融合的机会。

随着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乡村普遍出现了老龄化、空心化现象。然而,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一场从城市到乡村的“逆流”也在静静涌动。像老教授夫妇这样的“文化人”,回到田间生活、劳作,重新审视生命,同时作为乡贤,他们为乡村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人生观念以及更多的文化补给,对当地村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两位教授所言,不论身在农村还是去城市,是努力工作还是退休养老,都是一种文化选择,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主动的。文化本无高低,在生活中找到自我活出自我,那才是境界。

白皮书显示,90后、00后遗嘱关注虚拟财产——

数字的“我”,留下的是什么

近日发布的《2021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在对已经入库的22万余份遗嘱进行分析后发现,支付宝、微信、QQ、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已成为90后和00后遗嘱中常见的财产类型。

人们观念上的变化,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技术进步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截至今年年初,全球的社交媒体用户高达46.2亿,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58.4%。

数字时代,数据与我们密不可分。但是,人过世之后这些可以“永存”的数据如何处置?它可以被继承吗?清明节前夕,数字遗产的话题引起我们新的思考。

会将邮件内容刻录在一张光盘上,送给当事人的父母。

在中国,近年来也出现了相关案例。2011年,辽宁的王女士因为丈夫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希望腾讯能提供丈夫的QQ密码,以从中获取与两人相关的信件和照片留念。但腾讯的回应是,要拿到密码,只能通过“找回被盗号码”的方式进行操作。

对此,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徐棣枫表示,对于社交网站上的账号,不能理解为银行账户等财产上的账号,“比如说某个邮箱的账号,他只是平台给你提供了一个服务而已。在创建账号的时候,你们会签署协议。人去世之后,这些账号怎么处理,能不能继承,需要看当初你们是如何约定的。”

记者浏览了一些头部社交网站,在人们注册时往往忽略并选择直接同意的软件用户协议中,有个关键约定——账号的所有权归平台企业,用户仅限自己使用,不得出售、转让、继承等。“数字遗产还是个新兴事物,去年1月起生效的《民法典》虽然将虚拟财产纳入了法律保护范围,但还没有具体化的条款,目前研究数字财产权的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徐棣枫教授同时特别强调,不同于物理空间,在广阔的虚拟空间里,如果不建立非常严格的规则的话,风险会非常大。一个账号,一个信箱,如果去世了被继承,从常识来讲可能会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继承了一个人的工作信箱后,对方还在向这个信箱发商业交易的邮件,或许会引发纠纷。而数字财产不仅包括财产权的部分,也包括人身权的部分,如果可以转让、继承,可能会违反这个人死前的隐私权利和死后的隐私利益。因此,数字遗产背后,是必须严肃对待技术与伦理问题。”

继承遗产,如何面对“数字的我”

据最新的全球数字报告,截至今年1月,全球有46.2亿社交媒体用户,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58.4%。过去12个月,全球社交媒体用户增长了10%以上,新增了4.24亿新用户,相当于平均每天有超过100万新用户。一般的全球互联网用户现在每天花费近7个小时在网络上,而在全部上网时间中,社交媒体平均每天会占据我们2小时27分钟,占上网时间的35%。

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了,数字遗产显然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豆瓣上写下的观影感悟,在微信里收藏的文章,在网易云音乐里写下的评论,这些点滴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痕迹,也是一代人的智识凝聚,是最鲜活



(视觉中国供图)

□ 本报记者 陈洁

云上见,一种温暖的“时空伴随”

32岁的扬州基层公务员蔡晓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外形像钥匙的U盘。还没插入电脑,他又放了回去,迅速关上抽屉,长舒一口气。

“我妹妹情况特殊,人是一下子没了,家人情感上都接受不了。我赶到重庆,拿了她一些遗物回来,还拷了一些她存在百度云中的照片,但真的拿回来后,你根本不敢去看那些东西。”堂妹因车祸意外去世3年了,尽管蔡晓还是没有勇气打开那个U盘,但这份封存“电子遗产”,对他们家庭来说是极为珍贵的纪念,那份不舍和疼痛都装在这个U盘里。

我们怎么怀念逝去的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方式。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今年清明期间,网上献花、线上寄语、隔屏代祭扫成为主流。而“云祭扫”不光是将线下的祭扫方式复刻到线上,随着互联网和人类生活的深度融合,那些逝者生前的社交账号,也开始在精神层面慰藉着那些失去亲人的家人们。

故去好友的一次偶然“上线”,让在南京开摄影工作室的余立吓吓了一跳。

那是南京在新一轮疫情中首个“零增长”的日子。春日正好的阳光,在核酸检测点排完队回家的人们,心情也轻松了许多。“这会儿做核酸的人不多,赶紧来!”余立刚在小区业主群里发了条微信,就看见朋友圈有新条的点赞。他打开一看,没想到竟然是2018年去世的老林!

“他是摄影发烧友,从园林局退休才一年,就突发脑溢血走了……”

脑子一阵短路之后,他才反应过来,试探性地发了条微信过去:“您,是他夫人吗?”

隔了很久,“老林”回复:“是的,他走了,把微信号留给了我。没事我就上来转转……”

几位共同的老友也不约而同讲起了这件事。大家都感慨,人到中年,开始经历一些生老病死,而“离开”的朋友,一直“活”在微信上。“只要不删,就好像还有一种联系。”对于老林的妻子来说,登上丈夫的微信账号,看看他的朋友们不断更新的朋友圈,有一种“牢牢抓紧点什么的感觉”。

不光是亲朋好友,数字遗产的互联网属性,让它在陌生人之间也传递着能量。

1982年出生的浙江姑娘熊顿,在患淋巴瘤之后,以自身经历创作了幽默漫画《滚蛋吧肿瘤君!》,激励了很多人。她的最后一条微博停在了2012年11月15日中午11:41。

但打开熊顿微博目前已达12.5万的评论区,截至记者发稿时,最新的一条是今年3月31日发出,且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在这里留言。“不知不觉你走了十年了。”“最近真的好不顺呀,不过我知道,一切会好的,对不对?”“第一次留言是高考焦虑,然后考研焦虑,现在是毕业焦虑。”“最近好多病友都离开了,替我和他们打个招呼!”……虽然逝去已经十年了,但熊顿笑对人生、勇敢与病魔斗争的“向阳”的心态,还在通过“数字遗产”不断滋养着那些正遭遇同样困境的人们。

“当你看到‘纪念账号’曾经留下的话语,以及把这个账号当作‘树洞’,不断在下面‘盖楼’的感人画面——我想这无疑是逝者对生者的一种温暖的‘时空伴随’。”90后媒体人元芳说。

数字遗产,不仅仅是个数字

“如果有一天我意外离开这个世界,我会留下哪些遗产?银行卡里的余额、房贷,一堆没有剪完的片子,还是再也不会更新的仅三天可见的遗嘱内容?”担心在网络上经营多年的账号,会因为自己的意外离去得不到妥善处理,B站知名UP主、“当下频道”的主创走进了中华遗嘱库。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数字财产写入遗嘱。中华遗嘱库日前发布《2021中华遗嘱库白皮书》,首次公布了00后遗嘱数据:2020—2021年的立遗嘱人群中,00后较上一年增长14.42%。遗嘱财产以银行存款为主,虚拟财产的处置占比为17.3%。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介绍,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华遗嘱库共收到445份遗嘱内容涉及“虚拟财产”,“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不同,支付宝、微信、QQ、游戏账号、淘宝网等虚拟财产是90后、00后遗嘱中常见的财产类型。”而随着手机移动支付比重逐渐上升,通过立遗嘱来解决虚拟财产的转让和继承成为了中青年群体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但进入实操环节,人们才发现,转让、继承虚拟遗产,远比想象中的复杂。什么是数字遗产?对于这个信息社会的产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字遗产章程》定义:“互联网上的数字文化遗产,即以互联网为承载形态的文字作品、资料、图片和影音,形成了一种文化传承的遗产。”

遗物整理师西卡在整理了数字遗产后发现,这是一个庞大的信息体系,包括货币(微信、支付宝等账户里的钱)、虚拟货币(游戏币、Q币、比特币等)、隐私(电子相册、电子邮箱)、自传(各大社交平台的账户)、数字痕迹(逝者的ID等在互联网留下的信息)等至少五大类。

6年前,有人就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支付宝有7万多元,微信有2万多元,如果我哪天意外去世,这些钱会怎么处理?”这个话题引发热议。但实际上,支付宝、微信钱包里的钱属于用户个人财产,只是暂时存放在第三方账户中,如同存在银行里一样,亲属如要提取,提供死亡证明和相关资料,提出申请即可,并无太多争议,反而是如何处理社交网络的账号仍然比较模糊。

能检索到的数字遗产第一案发生在2004年。美国男子艾斯沃斯在伊拉克执行任务时不幸身亡,他的父母希望能够得到已逝孩子的电子邮箱账号密码来检查邮件,从而制作出更完整的家庭纪念册。然而,雅虎拒绝了这份请求,理由是“保护用户隐私”——尽管“用户”已然离世。诉诸法庭之后,最终的判决为:不提供密码,但



声明:本期刊来稿一经刊发,即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本单位及所属平台、本单位合作平台使用,不再另行支付费用。